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

覲陽李贊元望石
閩中鄭覲吉賓侯甫　仝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叅訂

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有學學亦因陋就簡耳嘉靖時安福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興復不關殿最之數應山并費詘無以爲舉廳

沒循門垣物爲茂草卽陟降對越之地兩入苔侵至一切蹋踏無禁諸士之藏修游息其閒者如未嘗不咨嗟嘆惜久亦習爲故常無復問消索閒寂之氣中于人文字卽賢者比年不相接也廣德夏侯至釋菜周廻愀然久之曰人且病之奚以爲在天者夫豈有庠序有術鄉老塾師率閭井餘子揖讓周旋亦莫不几筵絃管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而聽其圮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共謀所以爲義勸公用副侯嘉惠人文之意侯聞而韙然曰譬之家

督于此有弟子焉為之極工精舍拂几賓儐端拜修
瀡而習之須讀猶且恐不及焉顧索其砌義攢窮荒
荒茨茆披衡以自為唔咿地其謂此主家者何乃賦
其先人田廬之入附以假貸設處若干金心計禮規
鼎今酌昔悅使習于工作與急公者若義民楊求屬
之董理棟宇門堂廊廡庖湢豬塈黝黑之色几筵俎
豆之列無不絢好精整規模氣象一煥備陋躍于光
明匪直繕舊矣博士劉君陳君率諸子弟登俟之堂
再肅而前曰聞之禮君子不家于官已耳以家為官

士民安受成事自君侯始吾黨實未之前聞侯曰否否今人之認家者誤耳求田問舍廣大誇其閭左肯構私其子孫而爲家也乎哉家者吾身之所託而麗吾身者之所庇也余未奉簡書應山士于余東西南北之人耳既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責應山正吾家矣四履之地卑赤之饑寒疾痛皆余所當問語曰苟有利于百姓吾無愛于髮膚況其身外之有且吾子弟之秀鼓篋遊業之地焉明珠之光不在櫝而美櫝以爲珠重百工之勲不在肆

而善肆以爲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學有司存
土敝則草木不榮氣衰則物生不遂應山資士之地
土敝氣衰甚矣余竊見在長家與家之子弟取之余
以自完余家弟不敢聽家自我索耳非夫東西南北
之人人在見恩已在受德而曰余以家余官乎其敢
聞命博士及諸弟子具瞿然退以侯之言語余不佞
因屬余記其事余惟今日之事使刺俗吏但期會簿
書頌君子學道新民以諛侯已事侯當不屑受若記
歲月存故實以貽來者亦安藉余筆研之役爲侯固

曰余爲學以重士也侯不變心力大有造于諸士諸
士志之不可祇德侯已已無以爲侯重亦奚所得當
于侯余蒲亦以家輸夫父兄之庀精廬端拜賓師尚
恐弗及焉何故無亦欲共子弟鴻漸之羽爲儀鷺振
之序賓王乎若猶是荒其職業枯槁懇繩不濟濟章
光王庭一發皇俎豆鉶旋之色而沾沾頌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此以稱父母矣無寧惟是追琢其章金玉
其相然後棫樸之作人爲盛夫士不能無姚科名發
憤爲名公卿即大門閭屋于作人者何有今士大夫

之病亦只勘身家未明耳昔人天下為任溢飽非心
樓臺無地何以家為品以重鐘鼎勲以昭旂常是乃
善為身家計久大者而實自不重其家始侯固以言
詔之身示之矣式穀似之其則不遠處為蘭杜出為
圭璋諸士之重于天下者大天下以應山為士鄉君
子單而源本于率作興事髦髦斯士者侯式當莞爾
而笑不文言而行遠不貞珉而垂久吾夫子在天之
靈侯其亦有榮施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敏之言附
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棻字子蘭諸善教善政有與

人之頌在不具書是役工作之數至亞之名并具在

碑陰

賑荒紀事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王之諸慷慨士力任之衆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六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衣鶉而面鵠也行總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枵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採無菇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漸也饑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中間別丐子與

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面婦女之與
鐵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潑心焉是役也普
夫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虞於冒濫也爲夫衙
役之不以實乎民也督理人之不以心乎力也而今
無是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
焉而萬無一已卽有詭逃衆人目以重倅枃合者亦
其服實饑而出之窮計較耳無是多誅若必淸而汰
之狡者弗汰也怯者羞濫者且璧焉而束腹以退百
人焉而一不饑人冒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其

饑人逐即失此舉之初故惟計口而食以弗汏也爲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饑人糜食之早之衆之久婦孺之市無相罵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鷄犬之夜無相儆也殆兹故之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饑人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羸以濟之同人之義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席濕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俵饑諸人衆辰而隊逐焉日下舂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寢食施粥所凡三月而目蒿蒿焉而股掌

幾爲廻焉無一人息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指既衆糜費殊多當此凶歉時即斗米百錢皆諸饑人淵中壑也首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冊并登好義士民姓名以備查核余爲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淸如子傳

淸如子者今楚大叅杜我白公第五郞也生于太倉公署我白時壬庚政大司農趙南湝署其考日一淸如水故遂名如水表以淸如淸如子墮地時奇穎異常況大母某極愛之歲餘能誦唐人五言絕不但識之無也丁未我白廬公大母墓于深山叢莽中淸如子固請從三年如一日或勸其省母以省諸兄對晤或憐其少進之肉食以弗致甘辭顧時時誦此而不得吾情爲乎得吾情語以節墓間孺子泣也曰不懼

遣太宜人憂卯是時日下帷讀周禮左國漢秦諸書目直數行下我自偶外出有狼破籬克斷斷皐相向我自急歸省視之顧息齁齁席間臥若視寵猶蝘蜓也已從我自入長安周歷燕趙恆岱之間吊古興懷多所留者臨眺旣擴會心益遠常尾叔若兄步西山之萬壽寺叩萬壽鐘鐘圓鑄有法華經其上曰直須一擊字字圓應當下了却一部法華經矣一偈未參蟄聞圓覺叔若兄以爲從廣長舌出云我自鎭允吾請間微行闌出松山鎭番之外間關輿衍險隘股掌

問幾徧廻之大閱時雜諸健兒鬬弓走馬兄若叔鬨之曰胡爲爾爾曰以習冠家鍊吾脆也此不亦王文成少年行徑哉俄烽煙四起官軍色爲變獨夷然不爲意耳語我白曰此去邊遠烽煙當不卽至應胡兒狀塞内附耳非寇邊也飛哨三四探至果然淸如子讀書領大意不屑爲爾記時有所祭勘多出古人意表篤好李滋陵批註不去手曰意見略同其促促不當意者輒抵案曰腐儒勦說灾木徒亂人意不攻世人舉子業乃下筆獨蒼勁徽至渾成一家言益其抽

繹者當領略者淺耳書喜張旭懷素落紙即有之趣然于懷素每曰僧也安用倣倣于此取名爲終棄去非屑也留意當代人物從我白所得忠佞者見即報推升不當與疏請留中者每爲扼腕淸如于意既不可一世而服富識卓諸所不學而知不請而習有識者各以命世才期之無何且下世矣生以戊曆庚子卒以丁巳得年僅十八而生于燕市卒以楚邸則皆容也以余觀于淸如于邸用其絶倫之姿不失爲文人乃世家少年子識量意度之所入亦何共沉毅英

特也此人旣應虚生卽其頃刻了法華一部語亦定非生死草草者而才華未盡發爲文章幹力未盡發爲建立世緣亦未盡畢爲父母妻子而倏然以來倏然以去去來皆從逆旅則何也楊子曰微窺淸如子于神識所注也常情世諦之外命意造語節節淸遠解脱絶不落人間烟火其來也端有所自矣昔文成從五色雲間下爲王氏子令不遐老儋以不解語終世未得收文成之用原來之文成或不以彼易此也夫閲世之靈根法器固有以申于用之爲有盡而蘊

于用之爲無盡者其能爲賢刻了一部法華經者有盡之年未可以肆常且書論也即人世百年而彬彬稱大雅者又何以加淸如子

故黃州儒學司訓節孝先生心一陳公行狀

當嘉靖時有旨下法司劾同科臣陸劾張桂不法事吾邑陳公伯善爲比部郎代他司訊得二相從人賍跡如法覆上已上念張議禮功召還逮公及陸公陸拜杖謫都勻丞公拜杖削籍得歸夫張桂以議禮當上意上倚之如左右手且上英武剛果好徑行其喜怒而無所留惜公豈其不知避忌但輕功名哉此于生死之際實瀼處之矣已張桂敗諸以忤兩相敗者皆得詔錄贈邺而先生顧困田間四十年兩以當柄

厄泯泯于世無所聞聞此亦世廟時缺典乃公有丈夫子八人司訓心一先生則公六子也通朗亮直有義風旣已俎豆比部公于賢人之閒更以砥礪名行開啓後人益緜比部公之澤于無窮先生名一拯字

別號心一先世南昌人六世祖尊崧以鄉薦訓雲夢坐迎南下王師綏罰戍流寓應山隨蒙宥遂家焉仲子昌以武功爲百戶生闇闇生璣璣倪喜施予稱長者族里嘗積雪時破雪飼凍鳥雀存活無慮揭萬生子八俱以儒起家其六爲武宣師訓儼以子贈

主事儆生比部公之艮中嘉靖癸未進士嘗抗閣張
桂時始不屈朝廷法以覬吏部終不以杖逮捶尾柄
人一時華下大小目公及陛奇男子元配朱封安人
二室危及廖生子八各有聲諸生開先生穎敏博學
強記下筆數千言小試稍卻更發憤摩研目不窺園
者年餘文故日奇進而才識通贍劭練津津乎關東
漢西晉邑才孝廉劉敦伯化折節事之奉爲主盟先
生顧弗屑屑居也益刻厲名行以古人自期許是時
比部公直聲滿中外無不願通公慇懃先生于昆仲

問多所匡正比部公陰得無累其清白聲事有緊切必商確先生也諸昆仲既不一母時不無間隙與爭端先生善爲勾停消釋曰庶以慰翁承堂上歡也比部公卒哭踊如禮其所遺諸衣褻類衆半搜而閱先生高臥不出聽與徹損者弗問獨勉諸昆季襄大事既林安人後卒乃從諸昆季外居乎一編伊唔外不問家人產文日益精入奇賞于姚督學禹門拔高等廩于庠往先生四兄一提于諸生中無雁行先生自是試日上乃一提性矜上先生或偶右他文提投

筋習不佳與有所委任弗當意輙終日怒先生弟和頫受之無敢一字反也掟卒時以遺孤悃及兩女屬先生盡力為嫁娶今悃與長君元朴同寢食而悃固放浪無賴子也先生多方誨禦弗悛泣告四兄靈為廢食損形者久之已悃妻儐悃無良縊死妻家原以先生哀請悃得脫反加頑益從酒人六博積子錢不得辭產償則還恨元朴文上已心欲兇毆之至死元朴一日已迫極倖脫去泣訴困辱狀于毋張夫人張夫人語先生若何必欲存兄產而一子以死兇悃手

先生若弗知也趣惆至跪元朴于庭數之曰若奈何弗善事兄而反致誣兄怒呼辱楚惆故力求代乃曰姑貸汝再開罪汝兄與杖百惆亦心動然卒浪産盡潛挈其後妻及子外亾卒客死事有無可奈何者正惆之謂先生踖踖弗安也屬元朴百方跡蹤其亡子必爲置産授之室弟一援先出繼繼産盡思復先生首剏腴田爲諸兄弟先弟後産仍廢先生獨爲置田一區隨稱貸復爲益益復賣賣復爲置如是凡數四弟卒爲室其子惆更割産益之鄉有田與少弟隣弟

佃人混爭界內由讓不與計弟閒以忿戾加先生弟矣受也曰昔人唾面聽乾何況吾弟弟兄之不和只爲見有不是處先生之孝友類如此張夫人于娣姒閒亦多所條理逢骨肉不情處曲于先生前解譬益張夫人性婉順而靈先生時開孝經列女諸書故每能相照云元朴能言時先生即語之曰予弟讀書但以詩書取科第便失誦讀本旨平時喜閒古人事先生午夜醒提不輟元朴或大有所期許先生曰無謂古人難亦無謂古人易須自童子屋漏中立脚去每

小訛必斥小失必杖必顏解氣和遍揖諸在側者乃令起或訓太苛曰百過成于做一子儘可爲善早督過之無遂于敎也巳酉元朴舉于鄉先生若弗喜也者曰吾獨非人情然有懼焉懼汝易視天下事一旦試縣官或嘐嘐而行不掩也更語張夫人自今以往兒亦稱得意人須耳邊時有白惡聲以消磨其恣肆心使知做爲承受地旣元朴上春官弗第歸一無少假借不與兒時督元朴閉戶攻苦即親友不得已事不以一字通有司先生乃喜曰此差不失爲先大夫

子孫先是先生五入試棘闈不得儁遂絕意進取放
情山水間咏詩叙今昔事共張夫人偶耕課讀陶陶
如將終身晚以明經司訓齊安不屑與諸同事僕僕
當路人日延諸生可砥礪名行者若晏清李五美諸
公商論今昔不倦時分家遊聚食諸貧生賞識鄒君
謙暨君淑趙君貞吉周君三俊嚴君師範丘君啓及
惟明惟時等皆落落奇士先生既以是與味諸君子
同類不無中忌會敎授朱龍遁府勸取學租將累同
齋王道遠賠王甚貧而訥不能爭先生憐之爲代爭

以是失上指而又嘗過督學積書及無賴士以是三恨因合爲蜚語中先生轉光澤授致仕歸歸而擁閒賻送者或詞氣俱憤先生謝之曰教官教諸生與不屈諸生以媚人是吾職掌不得其官則去是吾本懷皆于人無與諸君無爲吾世情爾爾卽歸日取比部公未竟事成之獨力舉比部公祀于鄉劖墓所腴田供春秋祭與弟侄守焉臨祭及生忌辰必孺子泣齋肅各如禮復廣比部公之意置義田若干畝萃族人之濱爲始祖祭卽從祭時訓諭諸宗人凡族人子如

外嫡者各贖歸男爲之室女資粧嫁之凡數四又城
中餘壓盡以居貧子侄相待舉火者無慮數十家族
人服從其教事無大小無煩有司者已舉五兒三柩
拮据營祠堂成呼元朴及諸孫泣語之曰老人未嘗
一日忘先大夫之忠盡思益光大之今已矣二三展
先敦族事皆先大夫之意老人力瓣僅此餘在汝輩
勉之無忘老人今日之言是時先生無恙也命元朴
治後事元朴已先事備周陽謫之先生曰生死大還
耳但不付爲蟻何諱大都死者全歸生者善繼世間

事便是了當佞佛飯僧但遣達人笑自是月餘遂不起遠近走慟者無問宗親士大夫門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夫亦先生生平在人耳目者耳不佞舞象時受交元朴從元朴所時見先生評定諸書如廿一史音釋皆手有竄定間質問辯駁往昔事條析如簡腹笥書庫豈必問孝先太冲已事先生纂研十餘年余及二三同人多以詼語相昵笑先生正色曰晏平仲久敬是我輩交法彌正平爾汝劉貢父詼諧畢竟惡道二三同人目界儘曠一見先生即容色不斂而肅

然終不見先生矜厲色杯酒交懽融然春解也亦終
不得先生一輕渫語先生與諸人遇渾同若不分淑
慝者及叩之則中井井無毛髮蔽所謂澄之不清淆
之不濁者元朴旣以先民自程度標格峻整少有公
憤殺形于色我輩淡相莊重先生固藥之曰居鄉無
爲爾恂恂不是如此行徑況今季世卽從此立朝韓
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巳處氣益平和如是乃
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
敗卽諸君子甯亦自悔以故先生于人一無怨忒有

犯者剛柔悉吐去族有不撫者兇相過元朴欲應之先生曰吾若何爲若滿貫且共先生大夫族人也時人嘗不以臚許先生但所然笑也余癸卯過雪堂時先生正約諸同事申理屈諸生事諸同事共以利害危之卽諸相好者亦曰先生且再計此不足成名先生不爲意豈守令共仰鼻息之理官一首肴先生視之顧不如鄉里兒與衆不爲理之族人子哉可以理遣情恕弗屑用其剛而職掌所關配義以往不以官縮亦不以無名餒也則先生之識際淺矣假令一當

縣官之用利害生死之際定亦不足以役先生先生常語元朴曾子父子相反今吾近猖汝近狂將無同與然汝直率不諧于俗終當不及乃公成先生之自名與元朴歆然若不及其尊人故規規如是乎先生之言曰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夫名且躲之第介介然以我諧俗者耶先生學有源本事有稱停識邃而養沉乘方而跡化無意取矯激之名而中宏內勁未可涯量傳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當先生之謂惜也魏公不分黑白之蘊未得究其施而光

大比部公之孝思祗用之敦族儀鄉里與開啓其丈夫子若孫夫敦族儀鄉里比部公之澤巳長開啟其子若孫則國家收先生之用猶未有艾也巳先生長古文辭須予遠近傳誌諸作以得先生一言爲重然先生稿成即擲去故集不獲存人共惜之總之平生有所弗屑又無論雕蟲之名矣先生生于嘉靖癸卯十月六日卒于萬曆甲寅年十二月四日春秋七十有二元配向高縣知縣光振女先卒繼配張省相都秀女孝謹如向夫人與先生敬如賓子一即元朴名

恩中已酉鄉試娶翰經歷權女孫男三長印可娶庠
生雷一聲女次鄴可娶庠生謝嘉論女三卯可聘孫
女一聘不肖漣長男之易曾孫男二長箴次範印可
出元朴將以　年月日奉先生塟于山敘次先
生行實徵有道之言壽之定封之石碣余損益其詞
余侍先生久即微元朴之請亦不敢以輦研荒落辭
故爲直述其真如此

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西室柯公行狀

公制舉業挻埴諸生中最早也往予童子時從衆人中望見公丰儀頎而軒秀目烱烱映入毅然有不可一世槩已公入補秋官大夫余時以候命長安得時時遊從公公亦以枌榆氣類交相驩也因悉公磊落慷慨拚于風塵纖邀外有一段亢爽曠逸之味間酒酣起舞自道其所蘊負與所遭合者多行拂亂其所爲于今感時憂憤蓄滿欲輸顧無自耶筆形墀埋輪都亭一發紓其所爲清澄天下意願幾爲欷歔沾臆

矣公既不儕耦齊俗俗亦無能近公公常悅仲長統
樂志論使居有良田美宅之說以寄牢騷不平之趣
俗人罔不驗其非求田問舍也先是通州淦木之議
起下所司勘問公意中謂某八座矣當今之世幾人
無地起樓臺或不當討官商些小便宜而曰淦將莫
須有且國家大臣體似亦宜䘏安可深求然喀在喉
間未敢發矣是時公意多不自得而體亦非以小極
及守韶州之命下公向人曰 某不得志于天下者當
以發抒于斗大郡苟不先朝露襲遂杜延年文毓肯

參譏及抵家竟以不起天下旣未得見公之用甚矣公之齎志以沒也公達人也生前自爲玄廬屬其長君孟梗曰死即埋我長君奉公命將以本年某月歸公新阡而不忍公淹沒無聞屬余不佞序次其生平行事將請不朽之文于鉅公長者封公墓中之石夫余旣已悉公生前矣能辭一述公之大都俟誌公者采焉公名文守自其守西宦其別號先世本咸祖諱實者娶安陸汪氏生志能贅于呂生秀秀從母姓遂爲安陸人秀生大梁大梁起家舉子業廩于庠甫次

舉明經卒乃一經課于家聲彬彬起次生頌功有聲
諸生間次生頌德是為公父舉明經以公貴贈文林
郎山東泗水縣知縣配張氏贈太孺人生丈夫子四
長即公次亨次京次燮相繼逝繼配岳氏亦贈太孺
人再生王生壐公墮地靈奇有異兆氣骨更異群兒
贈君器之曰是必大吾宗方十許歲亦自得大魁兆
甚奇然囪有水繞碧霞臺狀元仍舊來之讖公益自
負云于時贈君說詩解願遠近從游者屐常滿戶外
公論駁徧摩多越人意表毎一稿出衆共碎易避巳

補博士弟子員裒然與等食縣官廩矣甲午薦鄉書
對公車未第公勗同事曰𢀖固欲一到舉人任領孝
廉滋味耳但辦作秀才事一第自芥拾之戊戌成進
士授富順令富隘爲四川嚴邑富而多豪横力能撓
持有司公有意先令公嚴文靖之爲治一意護持小
民魚肉恣奸利者即強禦必申法諸窟竄剷然一清
吏胥伍伯凜凜水上立已乃進諸生講說文藝者風
習一變今大參楊公其手植桃李也時有播州之役
當事廉公幹敏檄委督餉紀功僥見方略事平功當

在優敘終以嚴明忤人巾蜚語公以聞贈君艱馳歸捐不屑理也服除公不早闕司小官治辦者能聲丙午補山東泗水令邑故事簡民淳公一切與民休息日進諸生講課文行兼新學宫詳補仲由裒裔廩餼且為額三年俗益彬彬矣父老子弟朝夕而尸祝之至今庚戌擢秋官郎奉天子意欽恤廣西獄多所平反不但一自存婦冤求生一郡邑獄情已者歷廣西四川山東三司凡大獄隷公讞决有枉抑無不昭雪著有白雲篇生法請于大司寇衙門肅奉行之偶以

提牢中風溼既拜韶州命寧家里中疾雖小平公慨然曰某再仕爲令不惜以身爲官亦曰吾不敢爲容容乃自顧昂藏終非無災無難到公卿物已矣安能長以官易吾身乎遂請病不出時與酒人俠客談棋說劍督諸弟子讀書論文頌詩息交絕游之句翛然有以自得也五六年于兹雖藥餌扶携而花辰歲月觴咏嘲笑常不廢嘯歌今年午日猶共諸子弟問梟泛蒲及望始神觀稍異入共牽衣環泣竟無顧戀而逝公天資傲穎讀書目數行下雖不留心雅騷而筆

研游戲興到淋漓令富順有楚語一集臬司有帝京篇泗水有齊魯篇十泉咏粵有適粵篇都典麗矯健不失中唐居恒悼張太孺人弗及鼎養逢生忌辰輒孺子泣撫二弟女嫁如巳出事贈君備極色養弟妹嫁娶惟力是視怡怡友愛有大被之風田廬衣食俱豐腆無分同異也諸弟亦各翩翩成俊才云大都公有異兆而未盡應有異才而未盡用有異治而未盡名真貴志以沒者要以不伍齊俗亢然獨行其意長劍耿耿衍雲天外夫俛仰纖謹迂為聲名以迎耳目

而掩取顯甫公寧沉抑無屑屑焉斯亦湖海元龍磊落俊傑丈夫矣乃其西曹西粵多所平反亦奚必藏于公後世辭施也公生于嘉靖己未正月二十七日卒于天啓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娶熊氏封孺人成公之舉友爲多內外政井井無閒言男一卽孟梗孺人課之嚴勉以公命委輸補上林苑監丞娶杜氏爲瓊義府知府杜天培女生孫一㵐尚幼

壐文林郎常熟縣知縣劍山楊公及元配贈孺人劉母行略

先君天性孝友十三歲時先伯祖以不法事官捕急懼禍不測紿先曾祖曰衙門訪事兒已打點得當矣但令季出一代認即事已先曾祖以語先祖先祖敬奉命先祖母難之曰不見伯之耻若貧乎郎鼠壞之餘米不以周君餓妻子乎聞縣官欲立殺若若之何其以性命戲且若胡出代若夕挈妻子而逃不君惜也先君跪請曰弟代兄難義也且臨以大父之命盍

可以爭死有司固無害先祖力出代官怒甚先君前請曰此吾兄恭也非恭也以父命代兄而完公家事公顧盛怒爲耶乃先伯祖竟如先祖母料先祖既甘代先伯祖遭累無轉詞適歲大疫染者闔戶屍相藉先祖母亦中疫危甚先君泣禱于關壯繆祠曰吾父義代吾祖遠出也實吾之以吾母若不起吾亦無見吾父日矣其明日一襤褸道士踉蹌來乞酒肉先君辭以吾母病但支飧餌耳無能從君飲襤褸生曰汝母病無難隨取水一盂手書數字于水中一洒床帳

門而先祖母卽豁然起矣因以字相傳并他有指授
遠近疫者但迎先君至卽無不起先君但問人家病
卽往視每分饒者之贈金以經紀貧家饘粥居無何
先伯又以貲官錢繫府獄先君挾五十餘金往贖之
至府而先祖且先解察中歸裝保先伯出獄中矣先
世與邑中十三姓人以軍功授有無糧田屬邑有司
奉功令淸丈田畝邑猾者以前田報淸丈十三姓怯
不敢出理先君曰豈其祖宗世遺之田而自我棄之
其若國恩何獨挺身與猾胥理如是田附在安陸隨

州者俱入額獨應山欽賞田如故十三姓人爲百三十金爲壽先君曰公等以我拚性命淆若阿堵者乎揮弗顧隣人有匿類貲過二十餘畝者子弟兄欲白之理先君曰若祖與汝祖舊也本人正酷貧無奈一還之官恐十二歲兒不保矣且老人豈以兩兒滕易此斗升田哉因呼其人來以田讓之無較先君居鄉迂好學王彥方大都多此類邑廣文有喜以道學勗諸生者其特拈出宗旨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士大夫亦共稱快先君曰若論入道理上去求天知也多

了一番知更多了一番求云喜飲酒晉樊先醫既以
神授名門殊多病人即風雨午夜必起偶一日以酒
故未及應半夜叩者先祖戒之曰汝醫非世傳人但
以汝奇驗故爭託性命矣汝嗜酒求或失應應或失
求且邑醫以汝故刀圭俱庋閣[illegible]無天人俱妬之乎
先君竟謝諸延招客曰吾醫不過得一二禁方與紙
上策目耳吾何及諸醫因避入溪山共先孺人講求
耕織之業時與野老山童呼酒詠詩于林風山月者
垂五年足跡不入城闕戊子歲大饑賦廩中粟得八

百石盡傾以貸山居諸貧人原不欲償也次年大稔諸貧共議倍相償先君固謝之先母劉孺人語之曰今年穰里人棄其有餘我不必讓其所不貴何不一識之以待其不足乎愈于今日虛名也不二歲復大儉盡招前人還其息而裒其羸者更以遍周諸貧人是時余不肖兄弟僅有聲諸生間先君督之甚嚴而却無責善痕迹或小有放逸處但于中好引一二程語兩不肖亦不覺其轉移速也先孺人則即嬉笑少肆呵跪必移時閫家無黎明不起之童子童女然時

傲來酌勞迎未嘗輕鞭斥一人也邑中有一宦歸者
車馬居第侈甚人艷稱之先君曰讀書作官人富非
先世之餘饒非俸錢之積一旦乞兒暴富不買不商
肥田高宅自樹坊耳何羨爲其內人亦與先孺人
爲中表親裝束衆止多作態先孺人退語于婦曰婦
人家自有好本色不在好裝飾不爲貧賤失氣不爲
富貴改常方有受用若論道理卽大官高位當看作
本等事常若論消受卽一食一履亦寧簡素無作暴
殄侈何爲者汝輩萬無促爲眼熱是時余兄弟猶居

諸生問考輒不前時有鬱色先孺人寬之曰秀才但要肯讀書肯做人得官不得官命也明年中高榜今年考下等亦命也無爲自苦先君則知不肖之必能倖一第也但時謂余不肖兄弟曰今做官不但患在有富貴心更患在有功業心只是淡淡隨官隨時做去要于有益于君于民而我不必顯有其名便毀譽得喪隨處爽利快活大都余兄弟不肖所承受于內外訓教者如此今兩尊人既不及身食誅誥之報而余不肖又不能顯揚隱德之萬一惟幸當非常異恩

庶幾藉名賢椽筆一代王言垂萬禩榮九京耳

明孝介先生湖山羅公墓誌銘

予童子時即知邑中古循者有湖山先生云已予得交先生長君翼父歲丙申為先贈君一周甲子先贈君見背二年矣予昆季兩不肖念焉有傷於心也乞諸長者言為追壽是時世人既過而笑之即二三應者或亦貲應且嗤耳先生固不輕以一言假人獨若有當焉俊為詩歌相薦慰語翼父曰子之為父母慕思無存亾久近也楊兩生此念於世人異於人子常予乃求先生所為予者生平塋祭各如禮兩尊人生

忌辰及巳生辰白首無不孺子泣予嘗謂孔門多至
行而負米之思不聞亦在原思諸人則以予所睹記
有如先生豈獨今人難哉予數奉敎先生別先生爲
令五年得無大戾歸再拜先生堂下先生冏健覩履
予方喜當得再請敎以無戾予後來乃展謁之二日
先生且無疾終矣屋漏無愧顏非夭先生志也何況
大年獨若後生輿刑何哉先生之德不可誣予私從
諸長者據先生生平一毫無苟入衰而慕謚先生孫
介然衕共大者耳更從翼父請據狀恐先生行爲誌

而銘之窆封之石先生世江夏四世祖忠徙順天之宛平其家應山則忠仲子勝隨兄典寶明從壽邸安陸因附籍應之南偏勝三子曰爵曰賢曰堂堂孝弟力田稱長者配張氏推挽相從如鹿門夫人是生先生生之夕張孺人夢神人授以古篆文先生故名文鄒府敦茂端謹寡言笑卽諸兒前狎相逐目不瞬尤好讀古孝經不脫手若其天性矣十四補邑博士弟子終歲下帷城南四賢祠四賢則宋沂公元獻公與所稱連底東連底淸兩君子先生雅慕嚮之若相依

焉旋時再省兩尊人擬食外即家人生計無問矣再
十年廩於庠先生既業益進而規行矩言實稱模範
人倫故邑賢才子弟多從先生游先生修明程朱之
學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動揭引古人相規勵人既
嚴事先生而狎子弟則時時聞先生私居先生正襟
危坐若肅神明即溽暑無脫幘露袒於以質管幼安
當無愧不冠登厠時矣先生事兩尊人兼盡色養嘗
張孺人卒哀號柴立既甃廬墓側朝夕歸堂上省總
食後一水一漿必泣奉地下乃入口及擇張孺人生

平情性所畏愛撫護如生時已丁父艱亦如之先生
即情事既卑乎固無日忘其兩尊人無問兩尊人生
忌辰與己生辰即兒女婚嫁諸可喜日亦愀然若有
痛也歲壬子先生春秋八袠高舅父跪請觴先生固
曰生我者安在忍為壽敬謝客如常時先生隣聚暴
客白晝禦人貨夜恣所探胠機上肉小民無或忌獨
戒其徒無侵羅君忠信之至可以馴暴信然先生有
弟婦柳氏實持弟秉先生欲自諦終不得同居乃僕
取老器物取敝田廬取薄瘠盡以腴善者居弟弟但

用以聽內人出入亦竟坐無敢放內人故無嗣死有
勸先生收前田廬者曰若所剏以資弟可豈其壑此
無當先生嗒然曰人既有弟而不能使合若又有弟
而不能廣嗣施於有政之謂何而且以沾沾故與孽
吾弟者纍益重乎不德將無滋吾弟沒後羞乃盡聽
柳氏廢無問柳氏必勸先生務為無問柄先生并所
然與之興哉牝而晨無禮迎暴客亦實茹先生退然
若不勝衣言訥訥若不出口耳乃更有負狠爭不解
若而人得先生一言即釋去武陰蹈非義者曰幸無

以聞維公此又何也先生性不知問田廬而好施予配趙孺人督家人力耕支卒歲外小得贏羨即量應以問貧宗戚及里之窶人與丐之阨赤者歲爲常趙孺人更欣然勸本以佐之先生孳孳好問人日計乎固自約共甒養無兼味五十衣不帛或諷之非帛不煖子與氏非耶先生曰布衣吾素也先正於子婦家以絹帳飭奩來曰無破吾家素風吾豈敢以身作法先生積學數十年顧老諸生閒晩一舉明經擔簦游西雍一觀都邑宮闕之盛睹長安所稱士大夫爲仕

宦狀歸語巽父曰始吾讀書仕宦將以經世今似不盡然古人耻墦間羞折腰也滔滔而是無益以迂明經混其中自滋浩歎耳遂灌園種樹課孫子編經史間以其意興發之詩歌陶陶如也無復問除書事蓋三十年不入城市不見邑長布袍平巾田父野老間若未策名選書者人或誚先生厭棄人世榮名至此不無自惜其所蘊蓄耶先生固恬然曰老措大卽出何裨掀揭一甕黃虀足養廉吾安吾分矣竟以明經卒卒於萬曆癸丑八月二日距生嘉靖癸巳年正月

二十六日得年八十有一今年涂月初吉則先生藏魄之日也先生迂言迂步程昉古先翛然熱中煙悅之場既以沒齒耳矣所稱泰淡間篤行隱君子非耶前撫李公廉徵幽人篤士將薦剡以風學博霅川吳君欲借先生應先生因以曲士腐行無足當採風者謝吳君此隱其身並隱其名矣予滋有意乎先生之自志也曰廟堂未問伊周事屋漏先分舜跖心爲善之念嚴於屋漏斐然成章而泊乎無營其在胥庭皇處之世乎乃先生之爲古人也初生時天固已命之

矣銘曰有玉於此而質栗然而澤銑然剖而薦之其光亘天夫惟亘天而朴既刓藴而崇之其輝自完夫惟自完而光益全愛天地寶者終不以光之刓易朴之全嗚呼儀世之羽而世未登其用也軼古之行而已未收其名也爲龍之潛爲章之闇是謂古篆歸全於天合照重泉於萬斯年

明德隱率崖程公暨配朱孺人合葬誌銘

隱君卒于家訃來應之五月余昆季爲輓章哭之寢門之外矣其明年隱君長公道遠次公體仁季公存質將以其年某月奉隱君藏于祖塋之左從隱君指也持予友陳元朴狀請誌銘其幽宮之石余與長公季公游同庠並同社今復與仲公同義驩之好故知隱君莫如余深者當余從隱君游題隱君之齋曰花醉柳吟不減扁舟湖上蓋跡君之履湖山詩酒情逸韻遠若有意乎少伯之爲人亦復好行其德不作人

間齷齪是遠哉其能自樂者今讀元朴狀殊詑予向
者知隱君之猶淺矣按狀隱君名煩字惟簡別號率
崖其先爲重黎裔自周休父封于程遂以國姓既晉
忠佑公得賜第于歙之敦墪故爲新安人宋宣議公
再遷休陽之率口故又爲休陽人十一傳至希昂公
歷周海嶽樂應山風土復占籍應山梁三子長尚安
公永律有長者稱生用材公廷櫝高雅絕俗善詩古
文詞先娶共氏卒繼娶殷孺人晚乃舉隱君及季燦
隱君生故奇穎有遠志喜讀書用材公極器愛之囮

弗使竟讀或篝燈自課必極之就寢人聞之曰吾晚年子安用僕僕呫嗶爲隱君即志有所不慊乎然弗忍拂尊人意至左右無方備極色養或從游山水閒趣若溢衡宇用材公喜更快語之曰天下佳山水多在吾儕呼招閒隨屐齒所指時用知物權子母而紬縮之亦足以行吾隱而佐吾施且烟雲舒卷亦聽吾意與所之固當愈于觥綮一官腰磬折道傍不休者隱君自是劃所習鉛槧脂車作四方游每當山水幽勝風月清好招友載酒于松烟竹靄閒若戀不能去

然時時不能忘兩尊人錚動念趣歸恰值尊人相憶時後用材公病將葬君重繭至得親藥餌哈殮無幾微慽于殷孺人亦如之此不但倜有天幸矣覗弟煢殊篤因心煢以無子卒蘗筍盡付其婦曰無傷其心俾守吾弟志也及弟婦卒并爲歸壟故里隱君居恆好義任俠急人之難常如不及元配殷孺人實多襄成之其對隱君則嚴如賓也隱君亦深相嚴重卒四十年不再室孺人生有丈夫子三隱君課之最勤嘗曰而翁之嘗湖海間也從而大父志也然畢竟以未

光大前人之業爲鉄且而曹能無意任掀臣乎爲閉
鑿于賫宫之傍堂曰清雪志不忘伊洛樓曰一經志
不在籯金總槩其額曰仰止蒔花種竹編琴書延賓
友領三君誦讀其中意念深矣三君亦實率服惟謹
彬彬質有其文云當隱君遨游湖海時心計奇瀛廢
居以授僮子者輙中耳目所入諸窘難亦輙解裝咨
周之弗問其人姓地亦不以姓地語人貲故屢大起
而亦無大饒羸盎行吾隱而佐吾施囮用材公肯也
尤篤于宗誼程故有世祠祀休父及晋忠佑梁忠繆

朱宣議數公歲族大宗小宗之衆三春一舉祀計百有八戶每歲輸六戶主祠事費可五十金已領事者漸稱難盍額辦三十金外不無增償耳隱君廣其漸弛也倡衆族別裒祠中之贏有百五十金歲既有常供而餘膏之飫者且亦久遠矣凡祖墓傷有餘塊與有齾祠産者獨力倡衆完其故更大捐貲金飭石庀材峻祠之甲下處至今蓊鬱之氣時隆隆起從兄廣東理問燮家累鉅萬無子序應仲公體仁繼隱君固三讓族人之子而燮之後事則一一為經紀其輕財

絲倫類如此每歲饑大爲糜以食諸餓人往信陽夏大霈磨資糴于應米故價倍涌隱君固封糜人問之曰吾不欲作有錢糶也至冬仲流入遍野乃出糜于雪中籍人而計口食之隱君既名德衆歸凡里族得一言即膠爭立解學博雲溪吳公介嚴重予可獨爲式廬額其堂曰仁孝古風有司歲造請以重賓典雖應僎席者三非其屑也隱君于世情一絲不罣然終不忘用材公首丘之戒最醉心武陵之西湖欲買一區往老其間竟忍弗果歲丙辰春秋幸高矣豐頡飫

順無衰老狀偶病濕即促裝歸親友交止之隱君曰
非欲舍生我之土但欲魂魄依先人耳抵故里開堂
受諸子姓稱觴巳病大作三公皇皇請禱延醫君正
色曰榮而必悴天道也往而必歸人事也人間事如
此而巳而翁碞年書史四十年詩酒山水倡間不下
秋色閻左不落后言資材不爲守虜壯游老得故鄉
造物且息我而且爲我戀乎坐床褥間月餘竟弗飲
藥言笑如平時顏色亦不變而逝時萬曆丁巳某月
生以嘉靖丁未得年七十有一配孺人敘吳村朱子

儒女佐隱君內政井井更得兩尊人懽禮率諸子婦稱女宗先隱君十四年卒生以嘉靖戊申得年五十有七是時道遠體仁旣將膺爵命于長安存質辟籍甚諸生間青紫直掇之耳卽諸孫亦何林林玉立也余常惟名利之于人甚矣中人猶難言之隱君他無論如寧抑其志無忍遠憐愛晚子之意以布衣終且未常不遠游而念自膝下首丘之戒至老死不忘千金可推以讓宗人宗人百八十戶之公祠則務畢心力爲禴祀遠畧又未常以此詹詹侈鳴于人也此不

謂君子長者間哉隱君夫婦競行其德不與造物爭名爭盈造物自不能不以樂予隱君以羸于隱君之子孫乃隱君生死不驚其神又必不屑屑與造物爭除乘矣余既誌其槩如此而附以銘曰

厥有逸民榮利穢秕蘊美以父留餘于子舟車其似山水共指游戲居廢指囷則落直義敦倫身焉終始曰誰相之亦有女士白獄慈芊是爲幽止群鷙將翔而千秋康只

告神文

萬曆三十九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申朔直隷蘇州府常熟縣知縣楊漣謹以牲醴敢昭告于城隍之神惟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與神來共臨此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必不可以欺神闇對幽微或不能慚自知而不能不畏神知漣以叢子濫竽兹土入境之初與神盟曰不受私書今四年所邀神之靈諸縉紳大夫士殊能相信漣亦無內無外無炎無涼實未嘗聽居間竿牘顛倒民間曲直一字可藉口以復前

約至于大奸惡大橫纍魚肉吾民者憑一片鉄心冷面而與民力討之而絕不與巳也利之所在力可從事者亦直與民敢任怨勞此廼治邑之大都也若無柴米衣服遲之家鄉辦之他郡不足者間買之民間亦從不敢以官價占小民便宜一文無論四年俸薪未能餘兩餘錢以潤歸槖且爲地方事累債千餘金人未必盡知神必知之或當民間病苦旱澇心神震恐不啻父母病苦願以身從月下星前佛邊有妻子所不知者或惟神知之又廼關情一邑之隱念也惟

是守法大嚴容有過而發之過當用祭不精容有蔽而失之太疎民隱當恤民困當甦如災民荒區趙收坊里等事吾心有餘吾力不足容有擧而竟成中閣而未盡周詳此則漣之自知可與人知而無不可與神共照者乃夫漣一身精力拙不知分一念以營吾官擬符四年迂不知借一日以營吾妻子斯親友之共笑共嗤衆人之疑嬌疑怪漣又可與神共付之一笑也漣妨覽路四年地方幸無大災大患茍得釋負職掌此非人力也默佑陰騭敢忘神庥謹潔牲粢用

仰告虔惟神鑒在至于境中休戚相關令爲客而神爲主客入耳目有懸蔀中不及照之覆氣數中不能與之力常牖客之衆補客之不及以慰主我者之願是又惟神念之矣尚饗

祭贈右侍郎趙我白老師文

天啓元年歲在龍蛇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我翁趙老夫子卒于家門生楊漣以請告在籍遠未及聞也今年七月見請贈邸報始知泰山之頹也典刑之喪也潸然涕之無從旣已弗及侍藥易簀之役又適以邀有新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撫棺爲慟師生恩義邈若河山遂成幽明永隔矣嗟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吾夫子獨有父母之亂師生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有道義之殷館閣淸華入

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清任而和吾夫子獨備四時之淳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人耶豈天之未欲治平耶莫叩問于九閽拊心縣宇慟悼莫因藥空獨居之誠旣慚端木之于尼父磨鏡東努之義尚愧孺子之于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夫子于九京嗟嗟夫子文章道德垂在汗青芳聞鼎舉著在里乘贈卹褒揚寵在朝廷篤慶留餘大在後人卽金鳳雛也采英英覽輝儀王孰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人之于夫子乎憾則名世之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未

竟于世而世終不能于夫子乎攖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法世法人生蜩螗以吾夫子中有獨盤趣在物外神與天行未嘗不壺觴笑詠未嘗不抽揚典墳未嘗不芻狗塵埃未嘗不軌物彝倫于古今宇宙得喪升沉一局勘盡獨有活法以自癒非漆園之逍遙猖曇之叙與非竹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岫雲期仁智樂山水之情行安樂窩中之獨有適于天真可以糠秕萬物可以鑄鈞古今可以末季唐虞用之則行是蓋吾夫子之淡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名

夫子亦何取于世之名傳騎箕尾韓顯大星殁以共形存以共神夫子且以達于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未甞不生而感慨于尋常之悉生杳杳明明夫子其有當于漣之言

奠徐尚書文

原任兵部左侍郎以邊功加兵部尚書前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順天學校翰林院庶吉士京咸徐老年丈老親家考終正寢忝眷年弟楊漣時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滯在長安不獲與哈殮之末祗辦香清醴爲位率兒女稽首一再哭傷哉肺腑肺腑之交一旦幽明永隔矣既漣以會推忤旨削奪爲民還里其明年乙丑乃得束芻載帛匍匐登堂爲文以告親翁之靈曰猗惟翁兄負質瑰瑋秉材韶美猶

心世務文經武緯鵲起魏科瀛洲前擬請備補拾長
西臺使埋輪都亭白簡呼嗾祭吏遊士名炳日星經
略西夏韓范齊名特晉司馬政豬洗兵天不憖遺耆
隕銜精嗚呼痛哉憶別兒年五衰而三神堅以王濟
諮玄詮即數千里時訂爽言日月幾何音響寂然耶
憶燕北無日不接兒女留連爾汝肝膈深夜矢盟愛
身愛國或有乖戾垂泣而責庚申斥伏衆驚庭杖兒
撫弓臂死忠何恨嗣裔移宮撤簾相壯事幸報成屬
淡退讓今謝朝事何速相忘更憶少年追隨筆研各

相矜奪問奇老籖迹床風雨天攊作舩赤脚賭碁共
衣授餐今來廣厦如何不延嗚呼傷哉金丹未成誰
是長生或以仁枯或以稟廰北邙纍纍亦何足云如
兄元德滿腔是春理潤神充入百共身天之元氣國
之典刑齒未甲周官未公登況復伯道并天緹縈天
道人事是耶非耶爰今遡昔夢耶幻耶噫嘻余知之
矣惟兄未生神告興兆來自青羊項條亦蜣曰惟年
伯隱德上矐帝于御前勑兄下報今封三代金吾世
廕降凡事完飄然還韶鶩走塵世之一覺猶厭五十

七年之勞耗絳州甲子佳兒庭紹入邱引以爲兒悼亦祇足以發玄穆之一笑西夏匡襄勑在㫌常老成長者名在鄉邦宗伯議謚司空治葬畏壘西涼尸祝未央在夫人嗣子之不能已于悲愴亦已可以與吾兒相忘余所惜者國喪真人更所急者奪我斷金五嶽游蹤誰堪託承我淚浸淫踽踽涼涼觸目傷心夫豈世情冊臺洞府靈其猶于余乎英爽尚饗

祭　大中丞文

天啓二年八月中浣大中丞山翁先生差于本山通家晩生楊漣以時方杜門請告弗能與執紼之列至今十月一日乃得匍匐一展先生之松楸撫今昔之誼情感幽明之莫間潸然不覺涕之淫淫也嗟夫先生忠直顯立朝廷先生名德著在公評先生不朽河嶽日星先生即沒天地爲昕漣復何論惟是漣以枯劣德弗乎人先生知我不難抑巳以相伸前日之珥筆彤庭于今之附名清卿誰源誰根獨愧予小子無

所建明以貢先生知人之明報先生以人事君之心先生嘗有滅汙北江亏小子亦何以對先生于冥冥先生更何以牖亏小子而俾弗逃于前稷韓范至今如存亏小子亦不敢于先生之前問先生之骨爲朽與存哲人塵土仙耶化耶伯道無兒天耶人耶百歲千秋胡可問耶尚饗

奠周少叅文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差分守荆西道叅議聚翁周老公祖卒于承天公署太常寺少卿治年弟楊漣弗及含殮起贊之役綮濟瓣香餉甸重跚哭之幽明之間負此巨契痛哉不可問矣先是前月逮以應山改折事數行致祝傳公杜門未得報書則意公小極瞽節即勿藥耳再傳凶問且怪而紬之曰公廢輔豐頤神骨挺秀當有不盡之年公寬然長者質厚衆坦逾尺之璧當有不盡之享且一領方州再司衙憲

生成沾濡之祝賽當有不盡之報而直方以大智仁且勇天之生此人也當有不盡之用公復齒未及強豈其遽已是者亾何再一傾之訃聞屬吏奐理之所以度公必不死者既無一可信人定之天情之在公不可以死者高堂既有白髮之倚閭當戶猶多黃口之問帖而夢夢奪公如此其速即欲不酸鼻哽咽涕之撫從也不可得矣況在　某備諳之子民又感恩而莫逆月雪奔趨撫棺一哭生死交誼莫叩天關系以哀詞公平聞耶不聞耶詞曰惟公頡宇金粹王瑩惟

公德量嶽包淵渟霞蔚雷硏誰埒官聲背龍周士誰
並後昆人生如此何悶殤彭憶予交誼不禁傷心長
安金市附驥后塵握手岀連擬弟比兄一行作吏彼
此風萍十年再對西山白雲楚材再振籍呂司衡得
入鎔鑄隨冶而金雨露偏我閩家金城再司屏翰布
郢陽春百廢俱舉氛淨羽寧曰予應山倍苦非微千
里陸漕十家九傾曲爲請命改折題聞解懸百世山
高水滾叔牙知我止及一身天地仁我止在一生視
公何如今古誰倫銘鏤在骨金石匪貞何以願公庶

幾長齡豈公厭世上應帝賓人喪元氣世失國楨嗚呼哀哉天猶張弓短除長乘公多未盡之留即還所留于其生與其所生皤皤壽毋三千爲春劇劇爲雛覺姤千葬惟公報享何必其身況夫壽至王喬黃至阿衡當其盡時亦只寘寘百年五福莫牽戲人擲而還之公自達生日月調笑大年縱橫即尋哀詞安知公之不厭于閑生芻一束如玉其人尋聊以致無可問之忱

奠啓隱君文

天啓元年二月下浣厄在少微待封愛松啓隱君以無疾終諸丈夫子以三月廿三日藏隱君蛻于祖塋之傍從治命也隱君負質沉直而抱氣淳和子姓比里故多歸心哭于門哭于堂哭于室人無遠近云余亦附在親戚之列平時言笑過從稱殷篤矣幽明之間遂成奠間乃率兒子輩一觴醮之并叙述隱君生平以告隱君也詞曰洞椒峙碧河瀰蒸霙誅茆枕嘯有隱丈人亦愁呫嗶摩志飛英傳讀貨殖悠然會心

四方弧矢惡乎長貧白圭五養陶朱三成徵時知物
海採山征厥用既饒而倦跡輪緬惟名宿希踪鹿門
黃嵐碧浪沉情糲耕釧鮮擊肥白墮尋盟範凳廼夔
蘭畹枝芬豈曰田舍作軌後人延賓啓塾勞愛一經
有玆翰墨寧數籝金佳辰良月盈耳書聲君曰樂只
無虞荷薪鋤墳勞典十載螢燈蕭隔既飭分香類芹
人曰處士有志竟成賈用既售黃羊未陳揮指疆理
惟力是程趨庭課讀得路青雲佐勤敬桑亦有莪賓
田既連阡鼎峯嶙層叢垂創裕可謂崢嶸胡不壽者

一旦返真雖曰返真而無不瞑家逈中產孫子繩繩

允宗在後隱德著閩𠈰𠈰燬燬夫珧君倫蹁蹁嘖嘖

夫珧君榮壽非不足君有長存長存者何子與善聲

余言非諛君子居歟

祭王母馮太恭人文

儤褒公祖與漣同丁未舉公才情茂美齋如雎如覩者比之麟鳳珪璋因遡源而知有太母賢太母繼也非有公者也公何恃尚齠齡即興誕膺自鞠乎毋云強立有成矣比太夫人之毋公也慈愛胣挈恐其非已出而公亦復純孝性錮居常視食寢疾痛視湯藥懇惻眷戀亦忘其所自出吁嗟乎余觀屬毛離裏情切瞻依者尚有緣愛憎之變失怙恃之懼至不等之投兎道殣刳腹腐而情岐者乎太夫人席膴持素術

具西方善根諸如女德抑見者不暇悉述其卓然殊絕爲粉黛之所不敢望獨是撫公而善成之蕊不落陶孟母庶幾曾義姑事更難于義姑矣嗟嗟洄後先之迹揖爾我之畦無傾無軋歸于大同郎豪士大夫月佩聖賢之訓不能而太夫人優爲之彼行于不見爲積美之源者其在茲歟以故公之蒞我郎也顧視督率摩撫呴喃勞勸周卹保護軫濟其養吾民也如母之養之持抱拮据維披繻字呵詰抑黜修摸扞衛其安吾民也如母之安之呴咕詔教稱程汲扶携指

匡翌贊引提挈其玉吾民也如母之玉之　其毋往過
鄖聞聽途人頌公德者輒願太母壽因思　其亦有母
其積履差彷彿焉願安能使歸德亦如太母然　其母
猶幸健飲啗康祝履前尚誨及太母無恙而太母遂
溘然長征也豈太母之謚果西方抑造物之乖滇民
而奪之母耶傷徽音之如在悼玄德之綿邈謹洗爵
焚香撫蕪辭以并告太夫人之靈辭曰欝欝函關千
秋紫氣神漢遊轉靈鍾女士世途騫衣曰嫌與忌厥
德惟母婉嫕淑愚匡菩提手口而瞿曇肝肺截織剉

薦曰他人子維曾義姑曷云加矣母所蓄租善積則餘禮樂詩書爰發其儒緊德星耀楚帝用福于下陬猗大夫士庶杜公斯母以尸以祝惟衆母毋眷言徽德有秩斯祜猗帝命有常綸錫孔章為龍為光彩服煌煌壽考不忝歷世共昌誰是倚伏履完集穀乃實癸宿維公篤孝幾絕而續嗚呼百屋士民莫匱為母持服持服云何飲河索源矧求猶子壺也可設酌酒敞辭惟靈是聽嗚呼尚饗

寄奠程率崖文

先生遠韻素懷疎襟逸識軒霞澹月也往來吳楚間寄耳確是扁舟五湖後身客歲先生雖有小極然神自張王趣自超豁及有故園白嶽之思不佞與先生別時杯酒留連言笑款洽不佞尚與先生為他時黃山之約取次衡岱而何以遽見背耶嗟夫華堂晤對卽成千古風流自在而神采難逐黃壚之嘆山陽之感其能已於悅楚計別光儀勞人夢寐忽再歲除哲人安在眷念高誼九閽莫問具有一杯告於故榻精

與未磨知能鑒我也嗚呼尚饗

輓玉孫劉五哥長生詞并引

余入長安之七月初吉適夢玉弟黃冠羽衣服色正黃錯以雲霞諸繡謁予邸中曰弟且別老兄長作浮雲道人不復還白雲矣余甚驚詫而覺殊疑乘雲歸鄉此離塵就化之祥巳復念玉弟道念甚真今以病故益斷諸緣塵根既淨或真至人現相耳無何而訃聞且至矣嗚呼余與玉弟道義骨肉十二年于茲乃生死古今徒託之夢中一語心未至槁木死灰恐不腸斷余又以國家之身鷄肋長安無從撫棺一慟幽

寘之中抱此缺陷追憶癸卯之春余以訪海葦先生入白雲是時海葦先生妄命余兄諸昆季問諸昆季憔情都泱而玉弟實怡怡蒸人也嗣是探玄問素假認一切諸緣個中事意中語亦惟玉弟爲獨真余則詡他日千家一鉢玉弟庶幾其能玉弟神且日益津津王也旣余作吏虞山玉弟時剩我以世事都幻莫漫將真做假余或勸之須完世間課讀事玉弟傲然弗屑也曰思仁所不能外斷者獨兩尊人大事未完耳此外卽妻子且聽之可無當浮雲兒無自絆而又

緋我乃玉弟畢竟死心搿友人也會二兒昆孫無子亡玉弟爲嘔血數升已而兩尊人繼亾益形僬立神巳喪亡過半巳後有疑從犇起人且詬玉弟以莫能爲白但爲文叔飲桃間之泣其強焉而偶人語笑者皆形䰢耳一腔血誰從傾熱髮不得直其上指頭不得償其旁濺則有聽二豎三彭之搬弄恣其咯絲衂以投之杯鐺土木而已客歲予假歸再過白雲則毋玉弟曰世間功名假恩愛亦假花萼帷蓋間事亦何常不假試問主人去矣恩愛結于何處垢淨明于何

所千家一鉢作何住脚玉弟亦若爽然醒然畢竟死此一腔血矣嗟夫玉弟一日不忘兩尊人也兩尊人竟有淺土之暴露一日不忘伯兄也伯兄竟爲若救無屬之游魂孤兒寡婦玉弟今誠假聰之矣而玉弟之眞安在豈造化一切以假恐天人識破其假者造物反妬之早奪其眞還之虛空以返證其大假者耶嗟夫玉弟之假化矣而不逝之眞在玉弟自績彼天未滿之願未慊之恨陰燐野碧莫更于化中結不化之有情癡也惟余與玉弟雲水之約于今已矣願玉

弟尚留此真主人無復為情凝所轉輓偶數言馳命兒子代余泣涕而道也玉弟其竟爽然聽之乎詞曰

有形皆幻生死俱假西沒東生環相為禦沒即生因即沒何詑大化虛無神仙匪真既滯于形不名為神不見其形其神安存不晦者明不死者生死性常明何死何生有玉于斯體用天成在山非璞在席非珍汙之而光埋之而瑩帷不自晦其真嗚呼玉人無晦爾真庶幾長生

啓

答同鄉柯蜀太守啓

稔惟臺下望高尺璧品重雙南允矣公輔之資暫借保釐之寄甸宣瞻國三川免恤恤于露根公慎牧民一路盡怡怡于平葉峋嶙直叩劍閣高聳起接嵋峨薇背歌傳西廵重資召伯屏藩武接北關即廷穆侯吾楚既號縣宇共仰 某鄉里後生官寮豎子久有懷于御李尚失候于題梅何來長者之先施殊歉稍生之過慚更承兼貺益自愧心勒此蕪函一布夙悃繞

惟崇炤何既宣鳴

答袁兵備

伏以玉節虎分慶擢折衝之寄珠裁露布驚推溢分之榮荷寵物以何堪須德私而增懼恭惟老鄉翁台臺才堪佐命策預經邦含香粉署共推文正之十萬兵督餉鴈門益預鄭公之十三策旣崇人望借憲兵符抒壯猷以作捍廟堂紓西顧之憂戢甘雨以行春邀塞飽束依之願赤絕狼烟狼子解辮稽顙綠囘塞草塞垣臥鼓興歌赫赫海內具瞻泱泱楚南生色 某竊附枌榆之末久依山斗之光乎時旣積欽仰之衷

今日復藉噓扶之力致期題裹于附鵬遞意拜德于緘魚珠璣錯落欲爲剖腹之藏筐篚充盈祗益捫心之媿爲鑿自甘報李何日至于掖垣獻替之司豈是山海藏納之所大丈夫誠得地宜言而言出爲經者安在　聖天子或止輦以待而一言悟主者何資惟玆負官負國常懷遺梓桑之羞庶幾愛國愛人共無吝斗標之指臨風再肅爲日以須

答關內楊大叅

伏以熊軾專城久著次公之勣碧幢重地特高范老之名福星朗映一方夜月光分同籍恭惟老年丈名世高標調元妙手聲華峻起結蔥佩于朝行簡命特隆耀金麾于甸服威武屏封豕長蛇之跡無地不是舂臺甸宣無黃鳥碩鼠之歌有天共熙化日益遐衆後來借巳淡之保障作礪長城而爲地擇人出窩有之甲兵泥丸函谷譽已隆于總憲寵即重于建牙某臭分蘭畹仰切斗華喜芳聞嶙峋高出泰闕百二嘆

音塵寂寞歎茲江鯉一雙何來瓊玖之投兼拜筐篚
之餙謝何容口藏在中心所冀揆文奮武全才揚勲
華于指日佇膺出藩入相重命奉周旋以有將統惟
照鑒曷勝瞻延

賀李昌令

老父母之治濮水也清風載道明月當空惠露旣沾足于蝸蟠嚴霜亦肅懾乎狐鼠何啻仁稱三異共推政擅十奇芳譽早鵲起于燕京勝遊遂飛騰于豐芑雖猶位不酬德庶幾人以重官喜在得驰負重此行何異登仙桃溅鶯花久候使君之旆金陵春色新承君子之光凤荷蘭投恭當喬轉雖憐此日炎民之離母郝喜西都重地之得人久積燕私薄楲魚素聊申情于賀厦深引鉄于躋堂此束帛之戔戔以寫心之

睿睿統希鑒在昌勝神馳

答承天別駕

伏以屏星散彩祥開起處歌時日綏影華光動隣壤氣色豈真門啓丈夫之志何當車借使君之榮恭惟老公祖臺下瑞孕羊城福來郢里懸魚望重人推清儷四知題與名高世仰塵融千仞裂名城而共理淸風明月平分佐太守以齊驅高蓋華軒並峙春回帝籍龍光益豐芑之聲蒸鏡照人心鳳伏沔城遲之窟賁遊才浮百里淹麗士元于當年光燭四隣見陳仲舉于今日寧日牟剌雄風式快貳瀋鵲起共久濡河

漏未遂斗睁猶欵承修其下風遊意先投以明月

賀王軒簽舊公祖

天賦眞人望歸名世心上未雜一毫富貴胸中饒有幾萬甲兵到處卽造福于民隨宦務盡其在我當須子賑荒之日存活何啻鄭公及郢中坐鎭之時傑發有加召伯欝葱王氣累世巳深藉滋培睥睨遨塵中權更寵資檄定惟天下安危注意故兵事節度付公崇詩書而誅帥端無同儒生迂濶之譚妙剸刄以靖氛斷不襲近時茍且之套報傳鈴閣想旌旗已不覺其攺觀風入板廬知頭目共相戒無生事雖吞束人

之衮繡實增西圍之長城巳得嚴疆收彈壓之功何限窮簷甦侵剝之苦韓魏之功勳爲小社稷之禔福實多　恭虛受兩朝之特知未有一籌之展報痛心外侮輒慮他虞卜素況復强横封貢未定完策須壽耶備乃共無患更着着先不在見功惟有我公平日之淡心乃遺吾国此時之隱禍喜在尋常賀燕之外慶淡感慨仰屋之餘肅此數行所當百拜亦惟肘腋之外憂有託則天子之旰食可安儼曰樞衡之內召從兹于大人乎浮雲何有統希鑒在何勝神馳

賀李方伯

伏以雲漢爲章久蔚斗山之望鹽梅堪寄先資屏翰之猷權聲塡勤風凰山瑞色一開鵷鷺渚恭惟老公祖台臺覺在民先器稱王佐李官起籍早騰高潔之聲瑞飾甄名茂擢貢清之選範諸生于準繩規矩共頌文起八代之衰率下屬以忠養忠清自是德足掩邦之憲惟帝遴衆後舉簡歷試之名流專司保障在楚遨靈有福得書宸之碩彥益固維垣蓋玉節欲移爽氣先炎消于六月而華旟一至清風即澄澈乎三

湘春囘召伯當年露湛君陳今日斟酌有箕有斗之
因將造化大藉補偏調停空國空民之窮見社稷永
由𥙷固 其久欽台斗喜入桁幪莫罄一字之宜揚祇
有如盤其忭舞仰瞻師日同旄孺游泳于熈長懸

卿雲共蘭杜𦗷依乎斐亹數行布候一芹誌心夏屋
渠渠雀燕祇沷㕧喜春聊藹藹蜎蠕莫禁旋愉統在
照涵倍餘踴躍

答侯侍御

不肖浪迹長安素餐仕路虛有過情之耻更叨非分之名竊惟臺下心與春涵道從夏大願常歸于人多好非孩偏在于鶯囀喬林益有人即受其德之生扶而無物不庥其蔭之廣大故如某今日濫承紀綱之寄總逖庇覆之靈方且抱慚原無可賀遠拜珠璣之錯落濃加饈饈之承將其何德以能當祗捫心而知愧敬申乘于九頓聊寄謝于數行總在照涵不勝馳切况此生稱副之未能即我思提携之分辱何以處

其眞御史不官重而有以重官是所望于子大夫無

我舍而庶其致我

答王兵道

恭惟老公祖臺下德意春生惠好露潤披襟嘯樹和風暢及柔枝汪度疏瀾弘澤盈其細派下逮之仁無量仰承之荷何堪伏念某荆土寒宗蓬門弱植沐滋培者比比業已成楞顧孱息之嬰嬰猥云如虎堂除四世敢同派衍乎關西僅僅百朋竟辱榮施於江左金蘭之誼固渥玉麟之謝奚當報以何涂感而生汗勒牋先謝銘佩常修臨楲可任馳戢

答王恭議

秘惟老年丈一片赤腸千尋罡氣交多至契不在形骸之中義有獨拥常扳偶儕之外望而知爲君子就之益服其人蓋泉正所共飯依不但同年窮相觸往弟自長安候命即已朝夕深投一别六年晤言一室當潞河之行所無事如柱石之砥其中流旣粜望之甚乎當衆官之特起豈戈操于室闕遂竊成于鈇㰖然雪凝自見于晛消而雲淨終歸于空朗丈仲何妨尺蠖淵潛益厚天飛即今翰借東方何異召巡南國

但有以媢朕人報天子我能操其重不必問外懲瘁
內清華名自尊于官想我年兄會有當于弟之言也
接得手教如奉面言引快可知至于弟原甘廢棄山
林忽漫跳司風紀總叨樾蔭實愧鶴軒恐或遺愧于
如蘭亦何取茲于列栢庶其有以教我乃能不負同
人幸惟西神爲仍企念再辱授餐遊愛祇餘爲壑潑
慚數行布素千里馳神引睇卿雲之南望闕情紫氣
之西來脉脉此心懇懇此願矣總台照在未盡瞻依

謝祝壽啓

恭惟台下盎然太和之氣純是生物之心見萬寶共宥于金成樂斯人咸臻于壽域即如某忽忽漸逾甲子容容浪度年華已當韓魏公之五十三而蘧瑗之物遊安在容易郭老兵之六十一而羯胡之劍擒何時反哺轉心惻于慈烏蟹邪更喪慚于兔豸有懷生我之劬日能錫同人之綺霞況使者重繭之恩歎更外甥甕臼之鄭重旣揚之稱其職又祝之永其年顧何德以能堪祇藏心于無數真是須而無能爲稱將

撫感而益深之漸聊布謝于數行莫宣心于千里統
惟照在曷仍瞻馳

回新春啓

仰惟臺下道先民覺心與春涵元化實藉鈞調世運共推斗轉即今條風噓物想見揭百度以歸仁戢瞻麗日行天還知耀一方于同泰惟懷拊拍以都是故景熙熙以向榮正三素之遊慶雲開忽雙魚之驚從天下似覩芝宇煥光照于四達如春臺謳詠寒融于滿座數行布候一寸馳心祈萬福之攸同偕百昌而共遂自今泰啓三皇之世惟君造化生心從此和消同氣之葭跂予焚顧以望統惟照在局旣神馳

答程啓寳道尊

稔惟老公祖道備四時之氣風高百世之師天下有待治平當今共歸柱石郎如旬宣南楚不殊[illegible]保東郊人共游于化日之舒長俗盡怗于祥風之鼓暢寧惟歌謠不到莪楚寳且薇茀日茂甘棠郎憔悴莫有甚于此時而我人獨飲九天悪露今徵併誰得寛其生命在四方惟此一道福星叅江漢之遨有夙緣亦造化之偏私吾楚耳　共依斗有年披天無自託蔦關之盞庇疎尺素之緘趣先辱瑶函更須鼎貺既珠璣

之錯落讀來齒頰俱芬覩筐篚之充腆登嘉拜承何
地聊數行以布謝勒明德于無諼統在鑒涵曷勝馳
注

祝沈太封翁

日者金風薦爽璧月流輝當庚公開人間成寶之時更甲子發天上敷華之始恰爽人初度週吉甫生申斑彩舞盈庭想的的公槐一再傳今當再茂壽星流當戶訃垂垂仙棗三千歲更獻千秋瑞托雲羅聊佐兕觥之舞詞申鼎爵當添海屋之籌統在照涵不勝

華祝

楊忠烈公文集卷四 終